

纪效新书

(明)戚继光 著

目录

卷首.....	001
卷一·束伍篇.....	019
卷二·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篇.....	027
卷三·临阵连坐军法篇.....	031
卷四·论兵紧要禁令篇.....	035
卷五·教官兵法令禁约篇.....	039
卷六·比较武艺赏罚篇.....	042
卷七·行营野营军令禁约篇.....	047
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	054
卷九·出征起程在途行营篇.....	069
卷十·长兵短用说篇.....	073
卷十一·藤牌总说篇.....	078
卷十二·短兵长用说.....	081
卷十三·射法篇.....	098
卷十四·拳经捷要篇.....	101
卷十五·布城诸器图说篇.....	103
卷十六·旌旗金鼓图说篇.....	111
卷十七·守哨篇.....	116
卷十八·治水兵篇.....	128

卷首

一、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分守浙江宁、绍、台等处地方参将、署都指挥佾事戚继光，呈为处练陆兵以便图报事。窃照卑职一介武夫，叨承祖荫，驱驰北塞，艰苦数年，是以犬马衷诚，谬蒙剡荐，方面再迁，涓埃未效，尸位之惭，徒极俯仰。再叨前职水陆兼司陆战，尤切。但情俗异宜，只得勉奋。至于身先士卒，临敌忘身，职虽武愚，少所素讲；又况世荷豢养之恩，正犬马效力之日，且进有荫赠之荣，退有典刑之及，岂敢偷生？但设使本职统有节制敢战之兵，经练素孚之卒，一鼓齐进，血战抵敌，我虽创艾，贼亦破胆。如此，则设有不虞，实所甘心，愿膏草野，以图补报。惟恐即今既无堪战练制之士，若不呈明，预处教训，必待有事，仍如目前流寄杂兵以塞燃眉之责，兵将睽违，虚声冗众，士心未附，军令不知，及或借取福广船内水兵驱之陆战，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破胆，虽有武勇数人并为遮拥，而使本职孤身赴敌效死职分，更於地方何益？殊增贼势猖狂，以貽羞笑！本职承命以来，旦夕兢惕，兴思及此，无任忧惶。况两浙数年军书警报并无一日之停，武官兵卒俱涉经年之战，纵有练兵之志，亦无可乘之时。幸今大寇就戮，万里廓清，本职何缘，遭逢此

暇微隙为备。但去来年风汛，仅有三二月之日，尤该将官惜力分阴之际。再照水陆之兵险易不同，战斗之间利害尤别，其水战固为不易，至於陆战，锋刃既合，身手相接，彼死则此生，势不俱存。又况浙兵俱系赤体赴敌，身无甲冑之蔽，而当惯战必死之寇；手无素习之艺，而较精熟巧之技；行无赍裹，食无炊爨，战无号令，围无营壁；穷追远袭，必寄食於旅店；对巢拒守，必夜旋於城郭，而在今不得不然也。为今之计，必队设火头行锅，负之以随军；身带乾粮赍裹，备之以炊爨；兵有营壁器具，立之以相持。宿饱于野，庶为有制。故本职意以必用先创营壁之法，退则后有可恃以更番，进则对垒可恃以无虞。或又谓：方今寇至不时，急求目前之用，而必待从容创练营伍，缓不济事，诚似迂谈。殊不知三年之艾不蓄不得，而杀贼练兵，可以并行不悖。除将见在倭寇一面照常督集官兵战剿，一面统集新安兵，或储器教艺练营，待教练有成，即可期实用矣。至於临敌制变，防诈设奇，在将自出，难以逆计。及照本职，本以一将之官，故所思不出三千之法，宁言粗鄙有遗漏，欲求实效；不敢粉饰而繁辞章，徒事虚文。谨将创制营规、缺欠该备器械逐一开载外，查得接管前官任内并无交代水陆堪战堪教兵士，欲行未便。伏睹平倭疏内，一款总参等官，详计某府县某卫所应用防守若干名，某港某寨应用守御若干名，每参将应用三千名，副总兵分管陆路应用浙直兵三千名，见在各卫所军士堪用若干名。会算既定，前后令各参将协同兵备将所辖各府州县新旧民快义勇，严加拣选，务得膂力骁壮之人；但有老弱，尽行汰去。责取里老邻右保结，攒造花名文册，明白开注身材面貌，给牌悬带。选完之日，每兵备道将所辖地方通计若干，就中挑取三千名，责付参将管练，专备本地陆路截杀，及听军门调用。又一款开在参将者，参将常用训练，拣选不精，训练

不熟，责在参将佐贰官；名数不充，工食不敷，责在兵备及府州县掌印官。又开各兵备道将挑选过精壮之人，务足三千之数，交付参将，与同官军时加操备。居常教练，遇敌交战，参将之责；平时阅视，临阵监督，兵备之责。等因续蒙提督军门阮白牌为军务事，内开贼遁温福，仰戚参将驻扎绍兴，将兵备道原募兵勇三千名逐日操练，拣去庸弱无艺之人，照数选补，听候调用。为今之计，合无照议，并遵牌内事理选练，其不足额数者，或许职亦量行自募，充补其册内；应用营壁器具金鼓旗帜何项银两，相应取办。伏乞批行应该衙门，从公议处。缘于处练陆兵以便图报事理，未敢擅使，为此，理合备呈，伏乞裁夺施行。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呈详钦差提督军门阮，蒙批：兵备道行府照数处办缴。依奉备行绍兴府委官经历归本佑造，该府库贮并无海防银两堪动等项缘由，仍备呈钦差总督军门胡批：该府既无堪动银两，仰布政司查给缴，通并行绍兴府给造。

二、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

分守浙江台、金、严等处地方参将、署都指挥僉事戚继光，为请乞专任责成殫瘁心力大振久沿海防军伍以图补报事。窃照本职本以废弃之余，误蒙使过之用，看得任内台州一带沿海卫所，自初建置，本以保障生民，捍御地方，故民出膏脂以供馈饷。今积承平二百年来，一旦被有倭患，其民社供馈军饷且如旧矣，而军伍不惟不能保障生民，无益内地，且每事急又请民兵以为伊城守，是供军者，民也；杀贼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军者，又民也。事体倒置如此，殊失祖宗建牙之意。

况台海一带，远在浙江一隅，将权独当一面，势甚可为。但世情狃於四事，其虚文误日，第一也；间有任事者，而不得弊源肯綮，二也；又有见今日之军疲惫懦弱，略似人形，遂谓必不可振，因噎废食者，三也；甚至以军为务设，恐整用杀贼，致有损军之罪，四也。夫然则民兵独非命耶？但今日蛊坏之极，干蛊之事，如创始相似。苟存其成法之体，而少变其意以救其弊，庶成法亦不至废，合无假职一方便宜之权。凡利有所当兴，弊有所当革，悉容职随时制宜，次第修举，与兵备道计议允行。一应掌印操陆管事军官，悉容职务在得人，一面因才授能，随时便宜更置；一面疏名分巡兵备道会详请用，及别衙门有所更置。职境沿海管事军官，亦必行职查覆。其措置之要，一曰首正名分，使指挥、千百户、旗军、丁舍秩然有序，而卫所之号令必行於上下；二曰拿治剥军贪官，以苏久困之卒，使士气渐裕；三曰重治刁军官，使卫所之官敢於任事；四曰禁所伍越序文移，无印白呈，以肃军政；五曰谕以忠义，厚恤战亡，以劝亲上使长之念；六曰清磨户口，均编差役，以养荷戈之力。至於进摄出外、跟官清查、影射役占、操练鼓舞、身先教习，凡可以充实行伍、激发士气者，悉听职随机转环，不必拘定常格，多方以振饬之。如遇事体重大，听会兵巡道施行，而有司军粮按月征放。如此而二年之外，使沿海官军不能堂堂一战者，皆职误国罔上之罪也。如蒙允谕之后，定知谤书盈筐，集毁销金。然世豢臣子，分在马革裹尸，成败利钝岂足暇顾？仰仗部院威明，伏乞钧断。为此不胜激切。理合具呈，伏乞照详明示施行。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呈详钦差总督军门胡，奉批：“所据条陈数款，深为有见，且切中时弊。本官为一方大将军，既肯挺身任事，则一方军务悉以委托，俱许便宜施行。若事体重大，必须公议，亦听会同兵巡二道斟酌计议而行，具由详报。此缴。

”又蒙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周批前呈文，蒙批：“所议皆有见，且中时弊。因以见本参摭忠殫虑，与碌碌虚遣者不侔。但更张有渐，上下乃孚。若外至之言，决不能损，亦不必过防之也。此缴。”

纪效或问（束伍既有成法小信于众，则令可申。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故历述所急与可办者，为或问以明之。必其信于众而后教练可施，于是以或问诸说编为卷首）

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於敌否？子所教，亦有是欤？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平日十分武艺，临时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无敌；未有临阵用尽平日十分本事，而能从容活泼者也。谚云：到厮打时，忘了拿法。兵岂易言哉？俞公棍所以单人打不得，对不知音人打不得者，正是无虚花法也。长枪单人用之，如圈串，是学手法；进退，是学步法、身法。除此复有所谓单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学也。须两枪对较，一照批迎、切磋、才崩挤、著拿、大小门圈穿，按一字对戳一枪，每一字经过万遍不失，字字对得过，乃为成艺，后方可随意应敌，因敌制胜也。藤牌单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要从此学来。内有闪滚之类，亦是花法。定须持标与长枪对杀，先标使去，亦要不早不迟；标既脱手，要进得速、出刀快，方为成艺。钩镰叉钯如转身跳打之类，皆是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叉钯花法甚多，铲去不尽，只是照俞公棍法以使叉钯钩镰，庶无花法，而堪实用也。

或问曰：子所撰，抑南北可通施之於今日耶？抑水陆可兼用否耶？无乃觅形索景，未免使人有读父书之忧。光曰：如束伍之法，号令之宜，鼓舞之机，赏罚之信，不惟无南北水陆，更无古今；其节制、分数、形名，万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阵势之制，特因浙江一方之地形，倭贼出没之情状，以形措图，以熟愚民分合之势，以教畎亩初用之官，随敌转化。苟用之异地，是诚难免父书之忧也，不敢统为夸诞以误阅者，故特备说于左。夫倭性疑，疑则迟。兵临之时，我若进而有制，彼若先不预闻，便不就合，我得易于分布。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持我师，只至日暮，乘我情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余所著操练图令内，切切分详退兵之法，谆谆面谕鸳鸯阵势速战之条者，良以此也。若夫北方原旷，地形既殊，敌马动以数万，众寡亦异，驰如风雨，进不能止，岂可以此用之者耶？或曰：必如何而可？余曰：北方之事，须革车二千，练骥万余，甲兵数万，必兴十万之师，如卫公之法而不泥其迹，乃可收功尺寸，出塞千里，少报国恩之万一也。或又问：其法何如？余曰：十万之才，非余所及，但当别有十万作用，长叹而作。

或问曰：主将者，万人之敌也，而一技一艺似不必习。光曰：恶！是何言哉！夫主将固以司旗鼓调度为职，然不身履前行，则贼垒之势不可得，众人之气不肯坚，前行之士得以欺哄避难而逆诟莫可辩，斯赏罚不能明、不可行也。如欲当前，则身无精艺，己胆不充。谓习艺为不屑，可乎？及其平日也，士卒乃以艺而胜敌者，非有督责，愚人不知为防身立功之本，既多怠逸，如欲教阅，必须凭左右教师以定高下，便致教师得以

低昂其间，为索诈之计，士心即不平，学技即不真，而花法无益之艺得以入乎其间。况为将之道，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况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承平以来，纨绔之子间一戎装，则面赤如丹，执锐则惭笑莫禁。为主帅者，苟能一身服习，而凡下我一等者，将焉取惭愧、惶惑、赤面、动心？谁不曰：位势如彼其尊，威令使我奔走者尚如此，我又何疑怯而不屑？使知披执非辱己之事，醒然为当然之役，而良心矢发，练士如林矣。孰谓一技一艺，非主将之可屑为耶？分门习技者士卒，而所以杂其长短、随其形便、错而用之者主将也，不习而知之，临时焉能辨别某器可某用、某形用某器，以当前后？临时不知用，盖由平日不辨别精粗美恶之故也。及或托之章句中，不知器技之用者，造之付与士卒，无异闭目念文，到底不识一字。如此，则器技必不精。晁错曰：以其卒予敌也。斯言可不信乎？主将又可以为一人之敌而不屑乎？平时器技，必须主将件件服习，以兼诸卒之长。既习，则能辨。又须件件亲诣亲手看试过，方可付士卒，勿谓我有捷法，百件之中抽其一二试之。此是三军性命所系，国家地方安危所关，设有一件欠精，临事一人先失，大众被累。勿谓我有抽看之法，而造者不测，便不敢草草；勿要顾惜威重劳冗，而试较不全。万分叮咛告嘱。

或问：祖宗自设官军至今，操练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年者，孰为习士？官军亦有阵法，场中演习而皆不裨时用，何也？光曰：且如一学生，平日窗下讲习的是五经四书、解义策论，一旦入场，试官出来题目就是经书上的，便可中得个举子来；若平日虽是手不释卷，却读些杂说诗词，作些歌赋、传奇，一旦入场，要作经义策论中选，所习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

好学的也徒然耳。今之军士，设使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於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况二百年耶？况自幼而为武士者耶？奈今所学所习，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原无一字相合；及其临阵，又出一番新法令，却与平日耳目闻见无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临时还是生的。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谁曾按图对士一折一字考问操法，以至於终也。此是花法胜，而对手工夫渐迷，武艺之病也；虚文张，而真营却废，制阵之病也。就其器技营阵之中，间一花尚不可用，况异教耶？教与不教同，况不习耶？司阅者，可不端明双目，以任习服之人，为较量之衡耶？

或问：常操之套，果可用於临敌否？而真操赏罚精微之处，亦在此否耶？光曰：操兵之道，不独执械走阵於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气性活泼，或逸而冗之，或劳而息之，俱无定格；或相其意态，察其动静，而撙节之。故操手足号令易，而操心性气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妙难。能操而使其气性活泼，又必须收其心，有所秉畏兢业。又有操之似者，最为操之害，何则？欢哗散野，似性气活泼；懈苦不振，似心有兢业。为将者辨此为急，知此可以语韬铃之秘矣。猎人养鹰犬，故小道也，将无所似乎？且夫好生恶死，恒人之情也。为将之术，欲使人乐死而恶生，是拂人之情矣。盖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间，众人悉之，而轻其死以求其生，非果於恶生而必死也。故所谓恩赏者，不独金帛之惠之谓，虽一言一动亦可以为恩为惠。所谓威罚者，不独刑杖之威之谓，虽一语一默亦可以为威为罚。操之於场肆者，不谓之操，所谓

筌蹄也；而兵虽静处閤閤，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测。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圣贤之精微，经典之英华，儒者之能事，岂寻常章句之可拟耶？况倭之弓马粗材、武夫血气之技，乌乎可？

三、正行伍说

行伍大略，前制旗帜内已载，今定每十人为一小队，即伍也，置立木腰牌各一面。四伍一哨，即大队也，腰牌一面。每官方色腰牌一面。各内应开姓名，另图牌式於前。仍查军律，参酌人情，定立军法若干款，紧要者印油於牌阴；稍缓者并前令通刊为一部。如一队之长，须知十人内某贫某富，某强某弱，某在某往；一呼之间，一名不遗；一见之间，逐名俱识。大而百人之长，千人之总，偏裨大将，各以此考之，足辨兵士情意、教练之勤惰也。务使人有管鲍之知，方可望其同心戮力之战。

四、制器说

造用之法，中间将官多推於有司，盖避嫌耳。殊不思临戎误事，其咎谁归？虽涉嫌疑，有不容於避者，但银两出入，不亲，何嫌之有？其买办工料，巡视监制，随完随试，堪否行罚任怨，须将官亲为之方俾实用，不然，止专降式受成，总使数更，得精加倍，不无耽误时月。则是航海者渔人，而造舟者梓

人，彼何与利害，而焦劳困苦，以底其精？司出纳者，惟知屡估务至减价，以为省一金则民受一金之赐；且估之不奢，司事者无从侵克。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无法，任是如何估减，愈减愈於器具上剥削，而自侵之数原不减也。谁肯又将已赏佃造，更不知器具造成无用，并将给造之赏尽数置於无用之地？所谓惜小弃大，掩耳偷铃，而他人坐邀一己之名，重贻军事之害；又复重估再造，其时将以省民耶，将以遗害耶？况误大事者耶？呜呼，有大计者思之！

五、教阅说

前兵既选充足，轮进教场。将官逐照长操教习格式，忘去势分，各随所长，如法逐名教诲，务使人知习服器艺之乐之益，欲罢不能，非止为答应官役而为之。恩威兼著，情法相融，中有梗玩者重治，以警其馀。周而复始。已完，通行合营演总阵一日。其营阵之制另具。

六、调发说

照得南方用兵已逾数年，军民兵士操集之久，岂止曰善人七年之期，不可谓无三年之艾。至今称习士节制者犹鲜。盖由平时操练既不惜光阴於无事间，又教者非其所用；而有事之际，又复立名选锋，每哨队内抽其愿者强者凑合而发。咸知兵无选

锋之慮，独忘临敌易将之危，人心忽更，所属行伍分离，上下易置，已难责成；至於功不能成，则是授以藉口之柄。此其所以积兵徒久，而乌合如初也。合无今后各官所部兵马，但遇调遣，不必分其强弱，止将所部官职名书牌调发。彼既任教练之责於平时，而临敌失律，必无词以他诿；且知其终於自任，而亦皆殫心力於教练鼓舞之日也。况选锋之说，盖选於无警之日，非选於对垒之秋。一营之内，未尝尽强而无弱，兵家亦未尝弃弱而不用。惟一调发，则练兵有暇，军士情通，遇敌庶可以期齐勇之用。

七、操分合说

南服之地，水田畦径，至或青草萦纒，途路宽者不过五尺，小者一尺，仅容侧足，皆水田茂禾，深稻难行，三五人即塞。往往用兵，千数百人密相蚁附，一路而行，一遇败衄，前后拥挤蹂践，落田中者复为田港水泥所阻，往往失事甚大，盖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径多路纷，须分兵数道，大张其疑，照号令，如有路若干，则分若干枝，务尽占其路，使我之众疏而不断，密而不杂，单行牌后各赤下体。遇贼，则正面径上者牌立不动，为对敌正战；赤体者下出田中，分合变化，出入伸缩，令各以便，俱不羈梟于中军，听随前队官长弛张。若进止大规，统於中军之总号令，各兵又听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分营式另具。

八、对敌说

我兵所以屡败，有三：素无节制，一也；未见敌而先走，二也；既无营壁可恃，人胆先怯，卒皆野战，即使胜之不足以当贼更番，终於败溃，不胜亦无所奔依，故奔北长往，所谓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三也。今照前营已定，如贼来冲，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肃不动；待彼冲到六七步内，亦不动，贼必退去。渐益前来，如加至百十以上，炮手照依对敌次第，俱随牌立於濠岸高土之上，如今打放，空者复装，饱者续放，放者方装，装者又发。如此，则虽终日，炮放不乏，必无放尽而无炮之失。弩射手坐於岸土之下，亦如今间名准射，射者后续亦不歇竭。再至十步之内，方才长牌听鼓堵墙而进，枪刀短棍夹牌而入，大营相应金鼓火炬，此节制正战也。战间翼击以分其力，游伏以疑其专，出奇以乘其众，更番妙处，俱在临时制变，将所自出。

九、下炊灶说

照得两浙自用兵以来，每遇敌，昼则空腹围战；至夜，复又饥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晓复合。而贼於一夜之内，黑地预设奇伏，转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及明寻觅贼所，行疲气怠。又有未战而已遇其贼伏者

有之，往往取败；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劳而不及谋，贼逸而伏多中。为今之计，夜营既熟，复有炊灶宿饱于野，遇敌即与昼夜相持，遇倦以奇绕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将见贼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势；欲聚战，而我有守具，不得与我战，灶炊无所，饥窜必矣。犄角上策，无出乎此！后开旗上灯笼布罩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马者，立营之垒也；锹等者，治营之器也。

今人治兵，常曰：古法，筌蹄之具耳，不足以施于实用。呜呼！天下有无方之医否耶？盖地方风气不同，人之情性各异，不能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遂谓兵法不足以施于实用，是岂为能兵者哉？此特自治于我之军中为然。况敌情千变万化，地利到处殊形，抑将何如以应之？且如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至於他处，则虽韩、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则？处州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仅一二胜而已，以后遇敌辄败，何也？盖处兵性悍，生产山中，尚守信义，如欲明日出战，先询之以意，苟力不能敌，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许我以必战，至其期必不爽约，或胜或负，定与寇兵一相接刃。但性情不相制，胜负惟有一战，再用之痿矣，气勇而不坚者也！此兵著名之时，他兵尚未有闻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绍兴之名。盖绍兴皆出於嵊县、诸暨、萧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虽畏怯，而门面可观，不分难易，无不领而尝之，惟缓急不能一其辞。然其性颇为无奈，驱之则前，见敌辄走，敌回又追，敌返又走。至于诱贼守城扎营辛苦之役，则能不避。驭之以宽亦驯，驭之以猛亦驯，气治而不可置之短锋者也。此后方有台兵之名。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慑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

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岁己未，以义乌尹赵公之集兵，予奉命会选而教练之为部伍，于是而始有义乌之名。以前非无乌兵也，盖辄屡出屡败，故不为重轻。义乌之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督之冲锋，尚有惧心，在处兵之下，然一战之外尤能再奋，一阵之间尤能反戈。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终为所诈。至於他处之兵，伶便、谲诈、柔懦、奸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众已预思奇计为之张本矣。等而别之，得其人而教练焉，毕竟处州为第一，义乌次之，台温又次之，绍兴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其操治处兵之法，在操其坚耐而使之屡阵，不销其气。其操义乌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称，必使其听节制，进退一如约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其操台温之兵，必又加严一等。其操绍兴之兵，必须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至于他处之兵，必洗涤其肠胃，尽去其故态，施不测异常之令，然后仅能及绍兴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则无兵不可冲锋，无兵不可鏖斗，浙之强兵不可胜用矣。或又问曰：今之处民销废怯弱极矣，而君犹以处兵称首，何也？予曰：兵之胜负者，气也。兵士能为胜负，而不能司气。气有消长，无常盈，在司气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为兵，任是何等壮气，一遇大战后，就或全胜，气必少泄。又复治盛之，以再用，庶气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则浊，三用则涸，故无常胜之兵矣。譬如清泉细流，辄以巨罍连汲之，斯浊；浊而不少间以蓄之，则涸。必汲其清而澄其浊，又停其汲，故能供再汲之罍。常满而流，弗可涸，是处兵之初用时，正始达之泉也。而将领不尚节制者，用其气而不蓄，虽一二胜焉，气已浊矣，犹未涸也。由是处兵之名著天下，无处不募处兵，而先浙、次直、次福建，皆处兵矣。夫处既募广，将领乃

多，岂能人人皆良知清明，尽谙治气用兵之机也？於是用其名，而鹵莽以耕，灭裂以获，诡遇得禽，遂至於涸，遂至於大衄而不可复振。今之义乌兵已蹈处兵故辙矣，予忧更甚。夫义乌兵自隶予部下二年，遂有台州辛酉数捷，至或身亲之人亦有云云者曰：义乌兵天生性勇，固不假将领教习之力而可用也。今处处募义乌兵者，远自福省，故不知义乌弹丸之地通计能几十万丁，就中再择其勇而壮者又复几何，今纷而应四方之募者二万余矣，编民之家，老幼官吏生员杂役外，十丁五丁可得一壮士否欤？又加之以各处不一之将领未必人人知兵，未必人人知义乌兵之性，未必人人捐身家以御下，一用之不审，被一大劫，东村痛子，西村哭夫，于此之后，一邑夺气，而义乌之兵不可用在目前矣。或曰：如君所驭义乌兵，何以能然？予曰：粤於己未冬初集之，其在平时也，用破格之号令，施极重之赏罚，严如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场中行临阵事，或以谈笑间陈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之必行而无他虞者，或亲执汤药以调下卒，或同劳苦以共跋涉，或夜窃队伍之中，或出其私积之物，虽士卒一尺之器，亦亲经较验而身先习之，为诸士倡；夜无终寝之席，日无不吐之哺，此心时刻无或少怠，虽累胜之卒，而驭之更百倍于未胜之先也。夫方寸之微，出入无乡，一少恃其旧气，便著障根，以渐变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尝无百战百胜之卒，惟在我无百战百胜之心耳。及于用兵临敌，则去战期二三日之前，先以塘报约之重刑厚赏，追随贼之动静，图报贼之地利，凡贼一举动，必有报；凡逾一时辰，必有报。又至举战一日之前，则所部亲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尽数分遣，四布贼之左右，及或有入贼之腹心者。凡贼分合、出入、多寡、向往、进兵路径，举皆洞然矣，方以其所得情形，或以泥塑为山谷巢穴状，或以朱墨笔图别分布，使各头目了然如素履，然后克期